这里不打算对约翰·马仁邦的《中世纪哲学》一书所论述的对象——西方中世纪的哲学——展开讨论，这一工作将留待到第二版西方哲学史纲的书写中。现在笔者只准备对本书的写作本身，即对本书的选材、写作风格、作者偏好等进行一些不成熟地探讨，提出一些个人化的看法。

比起提利或是斯通普夫的《西方哲学史》，本书显然对历史背景有了更多的关注，但却只是基本达到了普莱希特的通俗化作品《认识世界：古代与中世纪哲学》所谈论的程度，这还远远不够。尤其是，作者在前半部分和结尾处对历史背景还倾注了相当的笔墨，但中间部分却几乎是含糊其辞。本书对中世纪哲学的讨论，尤其是对非拉丁世界哲学——也就是后来近代西方哲学的被继承人——的充分注意，包括作者所列举的拜占庭传统、伊斯兰传统和犹太传统，要比上述三本书丰富与详细得多。

不过，最后正像作者在“并非结尾的结尾”和前言中所表述的那样，关于中世纪的哲学，还要研究、被分析的东西还很多，本书也“只是”填补了这一时间段的部分空白，如果要补充这些空缺的信息，“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另一部篇幅不会小多少的著作”（作者原意是就1400-1700年间的非拉丁传统哲学而言），只不过，“谁来写它呢？”。